



历史的回响与艺术的升华

——读《会泽 1935》有感

刘德金

在浩如烟海的红色文学作品中,朱家凤先生耗时十余年打磨而成的长篇纪实文学《会泽 1935》,无疑是一座熠熠生辉的里程碑。这部作品以 1935 年中央红军第九军团长征过会泽为历史经纬,不仅还原了一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,更以深厚的文学功底和严谨的历史态度,实现了真实性、艺术性与地域性的完美统一。读罢此书,我仿佛穿越时空,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却热血沸腾的年代,心中涌动着对革命先辈的崇高敬意和对红色精神的深刻感悟。

首先,从对历史事件的叙述与情节张弛来看,《会泽 1935》展现了极高的驾驭能力。全书共 19 章,27 万字,以红九军团进入云南至离开会泽短短一月零三天的时间为轴,由此引发的连锁反应为空间展开。作者并未平铺直叙,而是巧妙构建了“智取会泽”这一核心冲突。从老木孔激战、猫场惊魂到虎跳云南,再到巧渡金沙江,情节跌宕起伏,扣人心弦。特别是在描写红军如何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封锁、如何与当地地下党配合智取会泽县城的过程中,作者通过层层铺垫,以草蛇灰线、伏笔千里的手法,营造出紧张激烈的氛围。红军与敌人斗智斗勇,既有宏观的战略博弈,又有微观的心理较量,整个故事张弛有度,一气呵成。这种结构安排不仅符合纪实文学的逻辑真实,更赋予了文本强烈的戏剧张力,让读者在阅读中体验到一种愉悦而震撼的美感。

其次,人物刻画是本书最为人称道的

亮点之一。纪实文学因受限于真人真事,往往难以像虚构小说那样自由塑造典型形象,但朱家凤先生突破了这一藩篱,笔下人物形象饱满,极具人性光辉。对于罗炳辉军团长这一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,作者没有将其脸谱化,而是通过“看望新兵营”等细节,刻画其幽默风趣、平易近人的一面。那句“对不住了,我们威武老弟可是把官越做越小了”,既彰显了红军官兵平等的优良传统,又让这位赫赫有名的军事家变得有血有肉、可亲可敬。与此同时,反面人物如反动县长杨茂章,也被赋予了复杂的性格维度。他既是残害百姓的“杨魔掌”,又是色厉内荏、试图在乱世中保全自身的官僚。作者深入挖掘其内心世界,写出了他在红军压境时的恐惧与挣扎,甚至在被部下诟病时落泪的细节,极大地增强了人物的立体感和悲剧色彩。此外,地下党员高本智等配角也各具特色,共同构成了一组生动鲜活的人物群像。

再者,语言艺术与地域文化的融合,为作品增添了独特的审美价值。朱家凤先生深耕会泽四十载,将浓郁的乡土情怀融入笔端。书中大量运用会泽方言土语、民间歌谣以及古朴的地名典故,如者海湖的碧波、金沙江的暖流、会泽古城的风貌,无不透着浓郁的地域气息。这种原汁原味的语言风格,不仅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和代入感,更使红色故事扎根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中。正如曹丕所言:“盖文章,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,《会泽 1935》正是以文学

之笔,书写了会泽这片热土上的红色记忆,让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,而是充满温度的生命体验。

最后,从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而言,《会泽 1935》不仅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,更是一部生动的党史教材。它详细记录了红九军团在会泽扩红 1500 余人、筹款 10 万银圆、处死反动头目等历史事实,深刻揭示了红军之所以能赢得民心,在于其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。书中展现的军民鱼水情,以及会泽人民在艰难困苦中支持革命的壮举,是对“江山就是人民,人民就是江山”这一理念的最有力诠释。在当前弘扬红色文化、传承革命精神的时代背景下,该书对于深化党史学习教育、赓续红色血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它提醒我们,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,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

综上所述,《会泽 1935》以其严谨的史料考证、精湛的艺术手法和深厚的情感底蕴,成功再现了那段光辉岁月。它不仅填补了相关题材文学创作的空白,更为我们提供了一面照亮过去与未来的镜子。阅读此书,不仅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望,更是一次灵魂的洗礼。它启迪我们,要铭记历史,珍惜当下,将长征精神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。在这部作品中,我们看到了信仰的力量,看到了人性的光辉,更看到了一个民族在苦难中崛起的精神脊梁。这,或许就是《会泽 1935》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。

云间牧字

莫喜生



夜幕降临,新月升起。推杯换盏,霓虹闪烁,置身诸如歌舞、鼓乐和鞭炮等喜庆场合,我内心却滋生某种莫名其妙的失落。我尤其怀念曾经读过的书,听过的故事,一闪而过的风景……

那是枕边几本 1981 年的《萌芽》。四十五年来,我的心依然追随它们,忽而跨越山海,忽而沉淀在人间烟火,若即若离——这是我给自己购买复刊周年《萌芽》合订本的理由。

喜欢一个人,一本旧书,常常无需具体理由。书不在乎容颜新旧,淡淡的油墨味,醒目的标题、线条流畅的插图,足可让我会心一笑,让我惦记四五十年;讨厌、排斥一个人也亦然。比如那似绣花枕头、言行不一、挖坑甩锅他人之可恶嘴脸,也足以让我恶心反胃,敬而远之。

1981 年,被高考预考筛选下来,我灰溜溜地从学校打道回府。吃饭读书睡觉,睡觉读书吃饭,日复一日。因偏科与大学失之交臂的我,非但不心生愧疚,反而得寸进尺。心想,既然如此,干脆一不做二不休,于是,我用更多时间去读书,文学、摄影、美学、历史……凡是能弄到手的都读。那年,

停刊十五年的《萌芽》又在上海复出。我把它列入订阅目录。复刊号和后面数期的《萌芽》,有茅盾、巴金、萧殷和丁玲等老作家与初学者的书信往来,第 2、3、6、12 期封面和几个小说稿,多年来一直被我看了一遍,并收藏于心。复刊的《萌芽》每期 60 多页码,字号比绿豆还小,但容量大,文体多行文新,文学和青春的气息洋溢卷外。后来我曾模仿其用稿风格向其投稿,但皆石沉大海。

文字造就诗意、孤独和深邃,使天空更高蓝,大地更宽阔。我不断地收集购买书籍,逛书店,跑地摊。书读多了,就想写。写自己也写别人,写过去也写未来,先是散文,后来添油加醋地编小说,再后来,就模仿某些诗人装清高装深沉,搞分行。

几十年来,我收集了不少书,有的还弄了几个版本。莫言的《红高粱》也看过几次;读完《我和羊》,我于是明白散文亦可小说化。散文小说化,小说散文化,早已有之。但我的散文完全没有穿插一点小说技巧。

闲暇无事,我思绪又被文字携带,天马行空。冬日,我就着花生米喝小酒,桂树桂

花的诸多往事又浮出水面:告别疫情之前,《南国早报》的朋友特约《人闲桂花开》,我见缝插针地融入朋友圈里的“桂花仙子”,受益匪浅。

生活就是这样,你热爱它,它也不会负你。读书多了,我更加缄口如瓶。茶余饭后,我收集身边令人捧腹的趣事。《三明日报·杜鹃园》首发的《为人做嫁衣》是生活里的小花和露珠。《夫人爱做媒》,和前几年《渐行渐远的月老趣事》及十几年前《戏说月老》,写的就是这些趣闻。在桂北,婚姻喜宴的民俗,多得可辑成百科全书。

我们当地称杜鹃花为清明花。在中国革命史上,杜鹃花被喻为红色之花、星星之火。五十多年前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,红军后代潘冬子,刀劈坏人胡汉三,在满山遍野的杜鹃花中投奔革命,唤起无数热血青年的爱国情怀。杜鹃花还有红躑躅、山躑躅、山石榴、映山红、艳山红、满山红等多种称谓。

历代诗人吟咏杜鹃花者众,多夹杂杜鹃鸟啼血、常寄思乡哀怨等情感。成彦雄《杜鹃花》云:“杜鹃花与鸟,怨艳两何除。疑是口中血,滴成枝上花。”李白《宣城见杜鹃花》:“蜀国曾闻子规鸟,宣城还见杜鹃花。一叫一回肠一断,三春三月忆三巴。”

一桌满汉全席,你有可能只对某碗某碟合口味。我喜欢《杜鹃程小说选》,是因为他的《夜走灵官峡》,淘这本书,是因为有他的《驿路梨花》。我最早读到《驿路梨花》是初中,后来是在高中《语文》里,在别的场合也读过几次,还看过关于他的评论和创作谈。干净诗意的文字,少数民族风情,云南哈尼族小姑娘、瑶族老人、马帮,“我和同事老余”等,多年来皆是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
粉红的底色,稀疏的枫叶。云间牧字,文字源于生活,飘忽在九天之上,时常慰藉我贫瘠和饥渴的心灵。文学副刊皆镶嵌着精致素雅的版式,让我心旷神怡。《趣说桂北六月六》算不上美文,但它避开宏大叙事和惊天动地的新旧闻,追求喝茶聊天、辽阔缓慢的语速,适我胃口。一个满嘴假牙,少发秃顶,身材矮小的老男人不遗余力,与远方和诗做邻居。

赠人玫瑰,手留余香。悦己悦人,跨越时空的文字,何尝不是这样。

新书推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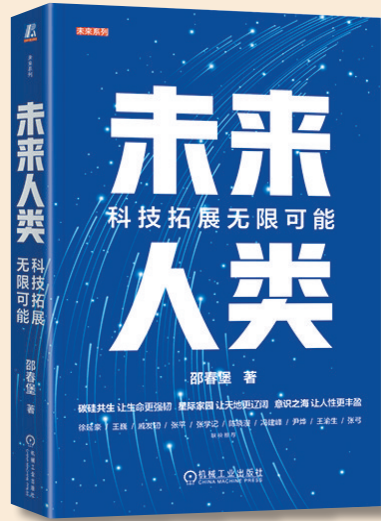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作家文吉儿的长篇小说《海上升明月》以家国情怀与校园成长双线交织,讲述女主角夏明月在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中破浪前行的故事。书中既有军旅硬核美学的浪漫书写,亦以细腻笔触解构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局,将家国情怀与个体觉醒熔铸为时代的青春注脚。愿这份“慢美学”滋养的文学力量,带读者驶向独立与自由的深蓝海域。



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、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梁桂在《造浪者:AI 创业实战地图》中说:“我们正处于破晓纪元的第一个断裂期。碳基智能与硅基智能的边界,正在以我们这代研究者始料未及的速度重绘。这个时代的创业,与 PC、互联网、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,在底层逻辑上已截然不同。”梁桂归纳了六个本质差异:核心资产变了,护城河逻辑变了,竞争逻辑

变了,成本结构变了,监管环境变了,时间窗口变了,条条切中要害,没有一句废话。全书构建了 23 张决策工具表:从三层产业架构的定位导航、七维赛道评估矩阵,到 PMF 三层验证体系、Agent 执行权分级设计——每一个工具背后,都是一种认知方式的重建。大多数创业书给你的是故事,这本书给你的是坐标系。两者的区别,就像罗盘与地图的区别——罗盘告诉你方向,地图告诉你地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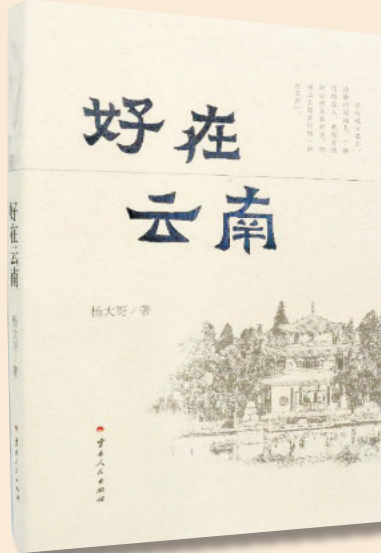


《未来人类》中提出的共生哲学打破了非此即彼的固有思维:碳基与硅基、地球与星际、个体与群体同源共生,差异之间寻求和谐,而非彼此消灭。人与 AI 不是简单相加,而是深度相乘,人永远是前置的“1”,AI 只是后置的“0”,失去人类主体,技术便毫无价值。万物相连,摒弃碳基生命,本质是割裂生命本源。

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,最稀缺的不是

算力、算法,而是悲悯。硅基智能只能识别、计算痛苦,无法发自内心的感受心碎与温暖,拥有真实情绪与共情能力,是碳基生命不可替代的温度。守住人的存在,不是抗拒技术,而是敬畏承载三十八亿年悲欢的碳基生命。

这本书没有给出标准答案,而是引导读者思考:科技浪潮中如何守住本心,变迁时代里如何认清自我。正如书中结语:未来已来,不是 AI 取代人类,而是人类重新定义生命。愿所有人都参与这场生命定义,在科技发展中坚守悲悯之心,永葆对生命与存在的敬畏。



什么是“好在”?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本土作家杨大哥随笔作品《好在云南》,以行走纪实为笔,以市井烟火为墨,给出了一份生动而温暖的答案。它是“雄奇的卡瓦博格、神秘的怒江、傍晚的云、孟夏的雨、儿时的秧鸡”,是“高原湖泊、六大水系,波光粼粼,大河滚滚”,是“云南的云和雨”,是热情好客的云南人,更是一蔬一果、一菜一饭间流淌的生活本真。“好在”二字,

是当地人对云南生活最朴素的评价,也是本书的核心挖掘方向。书中大量纪实片段聚焦于本地居民真实生活状态,解读云南得天独厚的宜居优势。

(来源于新华网)